

學

海

軼

聞

趣

事

(十五)

● 李梅山

胡適和江冬秀趣事

胡適的夫人名江冬秀，他是奉母親之命，十三歲那年同她訂婚的。

早在胡適留學美國期間寫信回家時，就問過江冬秀的纏足放大了沒有？讀書情況如何？每次讀江冬秀去信，他總能發現文字不通之處，又不會新式標點。胡適一九一五年四月廿八日日記曾這樣寫道：

「得江冬秀一書，辭旨通暢，不知系渠自作，抑系他人所擬稿？書中言放足事已行之數年，此大可喜也。」

從這幾行字可以看出，偶爾看到江冬秀寫的信暢通一些，胡適雖感到高興，似懷疑是不是別人替她代擬的。

胡適於一九一七年回國，任北京大學教授，江冬秀住在教授大樓裡當太太，他們共同生活中，也發生一些矛盾和摩擦。這從胡適一九二〇年的詩「我們的雙生日（贈冬秀）」可以看出，詩如下：

她干涉我病裡看書，

常說：「你又不愛命了！」

我也惱她干涉我，

常說：「你鬧，我更要病了！」

我們常常這樣吵嘴——

每回吵過也就好了。

今天是我們的雙生日，

我們訂約今天不許吵了！

我可忍不住要做一首生日詩，

她喊道：「哼，又做什麼詩了？」

要不是我搶得快，這首詩早被她撕了。

夫婦間打情罵俏，也是一種增加生活情趣之道。但胡適好脾氣，對妻子的吵鬧總是忍讓居多。

胡適白話詩被改寫

胡適是主張文學革命的，提倡白話文，他也寫過好多白話詩，有一首「依舊月明時」詩云：

依舊是月明時，

依舊是空山夜，

我踏月獨自歸來，

這淒涼如何能解！

翠微山上的一陣松濤，

驚破了空山的寂靜，

山風吵亂了窗上的松痕，

吹不散我心頭的人影。

有位邵瑞彭，看了這首新詩，不以為然，並批評它缺少詩意，興之所至，因而把它改作五言詩如此——

詩如此——

依舊月明時，

依舊空山夜；

踏月獨歸來，

淒寂如何解？

松濤喧翠微，

驚破空山寂，

山風亂窗痕，

心上影難滅。

新詩和舊詩，孰優？孰劣？讀者是公說公有理，婆說婆有理。

劉半農教授的幽默

眾所周知，北大名教授劉半農作的歌詞「教我如何不想他」是很有名的，由趙元任譜曲，二

三十年代流行於各大城市，近年也有不少歌唱家在舞台演唱。

話說有一位年輕美貌的少女，極喜愛「教我如何不想他」這首歌曲。作曲趙元任他是認識的，很想見見詞作者劉半農。有一天，他到趙元任家，剛說過請趙先生介紹的話，湊巧劉半農到來，趙元任起身迎入，當即給這小姐介紹：

「這位就是劉半農先生。」

小姐也站起身，臉上現出詫異的表情，劉半農完全不是他想像的抒情味十足的美少年，而是穿著半舊長袍，留短髮的樸實的普通人。他頗感失望，熱情一下子冷卻了，她像是對自己說了一句：

「原來是個老頭子呵！」

其實那時劉半農並不老，只因生活折磨，所以未老先衰。他辭別趙元任回到家以後，想起剛才與那少女相見的情況，頗有所感地寫了一首打油詩：

「教我如何不想他，請進門來喝杯茶；  
原來如此一老叟，教我如何再想他！」

劉半農於一九三四年逝世，趙元任時在美國，不幸的消息傳去以後，他為這位老朋友和歌曲作者的逝世，深表懷念，寫了一首挽詩：

「十載奏雙簧，無詞難成曲；  
數人弱一個，教我如何不想他！」

### 劉半農的美妙詩篇

一九一六年十月，劉半農夫婦生下了第一個女孩小蕙，他們非常鍾愛她。劉半農所著的「揚

鞭集」中，收集了三首寫小蕙的詩，充滿兒童情趣，也流露出深深的父愛。

小蕙周歲，劉半農作「題小蕙周歲生日造像」，這樣描寫小蕙：

「你餓了使啼，飽了使嬉，  
倦了思眠，冷了索衣，  
不餓不冷不思眠，我見你整日笑嘻嘻。」

然後，詩中連呼「我羨你，我羨你」，對天真爛漫、無憂無慮的兒童，發出了由衷的歌頌！

另兩首「一個失路歸來的小孩」，註明這是小蕙的事，我們讀著，一個失路歸來的小女孩對父母訴說的情景，如在眼前。「雨」則「全是小蕙的話，我不過替她做個速記，替她連串一下便了」，結尾那句「媽，我要睡了，你就關上了窗，不要讓雨來打濕了我們的床。你就把我的小雨衣借給雨，不要讓雨打濕了雨的衣裳。」這的確是只有小孩子才有的想像，才說得出來這樣的話。這裡可以看出，劉半農在小女兒身上，得到過創作靈感，寫出了富有人情味的小詩。

這兩首詩作於英國倫敦，小蕙才四歲，她是在一九二〇年隨父母離開祖國的。出國之前，劉半農是北京大學最年輕的教授，很有名氣的新文化戰將和詩人；據說當時一些外國回來的洋博士、洋碩士瞧不起他，他便發奮到英國去，要拿個洋博士頭銜回來。

劉半農帶著夫人、女兒赴英國的日本輪船上，邂逅一位日本畫家小倉右一郎，他看見小蕙在甲板上蹦蹦跳跳，很喜歡她。船行數日，在南中國海上，小倉右一郎即拿出畫紙和畫筆，為小蕙

畫了一張畫：畫面上的小蕙，扎著小辮子，稚氣可掬，劉半農後來在畫的左上方題了辭：「民九之春，挈眷赴歐，同舟日人小倉右一郎為蕙兒畫此。聞之另一日人誇，小倉乃當時彼國第一、二流雕刻家云。二十年三月，半農。」這幅畫隨著劉半農一家，歷盡滄桑，小蕙視為珍貴紀念品。文化大革命中，劉小蕙在上海外國語學院任教，受衝擊時，這幅畫被紅衛兵抄走了。「文革」過後，被清查出來，原物歸還劉小蕙。這時，劉小蕙已退休了。

### 陳寅恪調侃吳雨僧

吳雨僧任清華大學文學院長時，馮友蘭曾說：「雨僧一生，最大的貢獻是在負責文學院時建立了國學院，並難得地把王國維、梁啟超、陳寅恪、趙元任四人都聘到清華作導師。」

此時「學衡」派繼續與五四「新派」相駁難。據說吳雨僧曾在某宴席上遇到胡適，胡適戲問：「『學衡』有何新陰謀？」吳雨僧戲答：「欲殺胡適耳！」如此戲言，可謂殺氣騰騰。革新保守，互不相讓如此！

約在這個時期，吳雨僧遇到毛彥文女士，一見傾情，鍾情而不能自拔，稱之為希臘美女「海倫」而不名。毛彥文為浙江江山人，早期留美，任上海復旦大學教授。吳雨僧為她，立即與髮妻陳心一離婚。

一九三一年吳雨僧由西伯利亞鐵路赴歐，擬從德國乘舟攜「海倫」同歸。吳雨僧後來對畢樹棠說：

「這次本來約好在巴黎結婚。那天我從倫敦趕到巴黎，按外國的習慣，也是我預想的，她在車站上接我。我一下車，看清了是她，就上前去，作擁抱與接吻之勢。這是一定的。而她竟然拒絕，而且毫無通融。以下不多說了。」

究竟什麼地方出了差錯，還有待好事的史家考證。但他們的關係還是拖了好幾年，一九三五年毛彥文在上海嫁給喪偶的北洋下台總理熊希齡，吳雨僧的痴情才算結了。（毛彥文一九四九年赴美任華盛頓大學教授，現寓居台灣），而吳雨僧的髮妻卻一直為吳雨僧養孩子補襪子。為此陳寅恪送吳雨僧一聯。

新雨不來舊雨往  
他生未卜此生休

上聯用杜甫「秋述」文之典，下聯用李商隱「馬嵬」句，中嵌吳宓的字「雨生」。如此調侃，吳雨僧只能苦笑矣。

然而在內心裡，吳雨僧實際是浪漫型人物。

他在課堂上一直教拜倫、雪萊。一九三三年，戀愛失敗時，寫成「海倫曲」長詩，以舊體詩寫西洋故事。又作「空軒十二首」，每首咏與其相知的現代女性，自題「中國詩人，自離騷以下，常以男女喻君臣之際會。西方詩人如但丁，羅色蒂女士等，則以男女喻天人之間引……均以男女至情，可以深托思慕，其苦樂成敗，又極變化奇詭之致，故也。」這些詩，深情婉曲，若以白話詩寫之，安知不比徐志摩的情詩更動人嗎？例如「海倫」結婚之日，吳雨僧獨坐空房時作詩云：

漸能至理窺人天，離合悲歡各有緣。

侍女吹笙引鳳去，花開花落自年年。

又有一詩有句云：「始信情場原理窟，未甘術取任緣差。」

錢鍾書曾評：「余最愛其『未甘術取任緣差』，未經人道。」

吳雨僧的意思是相信倘無緣份，只能聽憑命運安排，決不採取不正當手段達到佔有對方的目的。然而，像毛彥文這樣的現代女性，豈是「術取」能得到的？吳雨僧這種情場道德，恐怕只是自找台階。

吳雨僧執教於西南聯大外文系，抗戰後任武漢大學外文系主任，大陸易權後執教於西南師範學院中文系和歷史系，文化大革命中受殘酷虐待，腿部骨折，雙目失明；八十歲老人，被逼掃廁所、刷尿池、刮糞便；最後被趕回陝西涇陽老家，家中幸有一胞妹，為麵粉廠女工，照料其餘年。吳雨僧於一九七八年去世，臨死時叫喊：「給我飯吃，我是吳宓教授！」「給我水喝，我是吳宓教授！」可謂慘極。

### 生意鼎盛本錢賠光

趙元任在清華園時，好客，座上客常滿。

夫人楊步偉，出身皖南望族，東京帝國大學醫學博士。一九二二年與趙元任新式結婚，只請證婚人胡適、朱徵（楊的同學、醫生）參加，四人共進餐，完成了簡樸的婚禮。

楊步偉善烹飪，與幾位教授夫人合辦一飯館，在清華園大門外小橋邊修整屋三間，又從東城五芳齋請一廚師掌庖。店門懸聯云：

「小橋流水三間屋，食社春風滿座人。」

係出趙元任手筆，倒也風雅。

開張那天，幾位教授夫人咸往幫忙。果然開門大吉滿堂紅。

清華園在西郊，城裡顧客是罕見的。不少人是熟朋友，不好意思收錢，算請客。因此，這家飯店生意越好，賠錢卻越多。

飯店辦了不過兩月光景，湊合的四百元本錢因請客而統統賠光了，只好就此結束。

趙元任笑獻夫人楊步偉兩句打油詩：

「生意茂盛，本錢賠淨。」

### 同船到美一世交情

冰心於一九二三年夏在燕京大學畢業後，前往美國留學，在「傑克遜總統號」遠洋輪上巧遇梁實秋，他剛從清華大學畢業，也去美國深造。經同行的許地山介紹，二人相識了。在十多天的航程中，這幾位年輕人辦起了「海嘯」文學壁報，刊登了不少文學作品，後選出詩文十四篇寄給「小說月報」，出了一個「專輯」。這是冰心與梁實秋第一次共同參與的文學活動。

到了美國，冰心進入威爾斯利女子大學攻讀美國文學，梁實秋進了哈佛大學研究英國文學。在此期間二人時有來往。

一九二五年三月十八日，波士頓地區的中國留學生在美術劇院公演「琵琶記」，梁實秋飾蔡中郎，冰心扮演宰相之女，另一位女留學生謝文秋飾趙五娘。梁實秋與冰心同台演出，這是唯一的一次。謝文秋後與同學朱世明訂婚，冰心對他

們開玩笑說：「朱門一入深似海，從此秋郎是路人。」梁實秋後來就以「秋郎」作為筆名。

一九二六年，冰心和梁實秋學成回國，各自在大學任教。一九二九年冰心和吳文藻結婚，梁實秋、聞一多等曾去他們的新居作客。後來，梁實秋任青島大學外文系主任，與冰心常有書信來往，還約她去青島避暑。冰心由於種種原因未能前往，吳文藻與梁實秋也是同學，便代表愛妻到青島作客。

### 一文一詩懷念老友

抗戰時期，冰心和梁實秋先後到了重慶，二人又時常見面了。抗戰勝利後，冰心隨丈夫去了日本東京，梁實秋先後任教於北京師範大學和廣州中山大學，一九四九年去台灣，從此二人不再見面。

大陸「文化大革命」期間，在美國的梁實秋誤信了冰心去世的消息，寫了悼念文章「憶冰心」，直到一九七二年才從友人那裡獲悉冰心健在，欣慰之餘，又寫了更正文字。後來梁實秋把「憶冰心」一文收入「看雲集」，並加了說明。又特把冰心的佚詩「一句話」收入這個散文集，這是冰心寫於一九三六年的一首愛情詩，原來打算在梁實秋主編「自由評論」上發表，因刊物停辦而一直積存在梁實秋的書篋中，沒有問世。一文一詩，可見梁實秋對老朋友的無限懷念。

一九八五年，北京出版梁實秋散文集「雅舍懷舊——憶故知」（「看雲集」中的部分文章），冰心特意為該書寫了序言，表達了她對故知的

深切懷念，並希望有一天能見面。

如今，冰心老人健在，可是台灣的梁實秋卻「已作古，真使人不勝嗟嘆！」

### 冰心筆名取得簡單

關於「冰心」這筆名的來由，冰心是這樣說的：用冰心為筆名，哪裡有那麼複雜的事兒。當時我只是因為，一來這兩個字簡單好寫，而且是我本名筆字的含意。二來是我太膽小，怕發表了文章惹起人家笑話；用個冰心的筆名，別人不會聯想到謝婉瑩罷了。

一九六六年，「文化大革命」平地而起，橫衝直撞，到處進行著史無前例的大破壞。冰心也沒有倖免。

八月十八日那天，冰心被揪到了東總布胡同二十二號的中院，一片嘈雜。可能由於緊張，她在回答質問時，偶爾將「報社」說成了「報館」，就被說成是「自然暴露」，是「頑固堅持國民黨立場的表現」，遭到好一頓訓斥！

冰心認真地辯解。造反派卻不放過她，並大聲說：「你為什麼要用國民黨的語言？回答！」冰心哭笑不得，低聲說：「那不是國民黨的專用語。那只是一個舊詞兒……」

### 五十年三寄小讀者

一夜之間，冰心成了牛鬼蛇神。吳文藻教授也被專了政，家也被抄，造反派還特地為她舉辦一個「豐富多采」的展覽會。把她訪問外國時，外國朋友的贈品，如皮鞋、料子衣服、進口手錶

、書籍等都成了說明「典型的修正主義」生活方式的展品。

但善良的冰心老人並不記恨，她這個「黑幫份子」卻表現得十分合作，她按時寫材料，老老实實地打掃廁所，規規矩矩接受「群眾批鬥」，也不「亂說亂動」。但仍然要沒完沒了地挨批挨鬥。

有次，「造反派」突然將機關大批的「牛鬼蛇神」，浩浩蕩蕩地趕到一個公社，「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」。謝冰心被認為黑作家、司徒雷登的乾女兒！這下冰心可遭了殃！「毛澤東選集」有篇「別了，司徒雷登」，那陣子與天天讀「毛選」，大家都知道司徒雷登是個美國人，是「大壞蛋」，冰心是她的乾女兒，這還了得。聲討之聲不斷湧來，大有把她打得永世不得翻身之勢。

但天真的冰心老人還認真的辯解著：

「我不是他的乾女兒，我只是認得這個人。外國沒有乾女兒這一說，也不與這個——」

「住口！不許狡辯！」

「打倒司徒雷登的乾女兒謝冰心！」

她沉默了，她百思不得其解。她是懷著一顆赤子之心回國的，不知人們為什麼還要打倒她。

一九七〇年，冰心和吳文藻，告別水居的老屋，一起到湖北沙洋「五七」幹校勞動：種麥子、點豆子、看青、摘棉花，這位作家長達十年的空白稿子上，寫滿了檢查，覆蓋著塵沙。

直至「四人幫」倒台後，冰心才獲了解放。



①冰心在書房寫作時的神情。

②冰心（右三）與家人聚餐時的情景。



## 著作甚豐陸續出版

冰心一九五一年回國。一九五三年由丁玲和老舍介紹，加入中國作家協會。

一九五八年，嚴文井、張天翼等老作家向冰心提議再寫『寄小讀者』；她欣然接受，掀起了已經中斷二十多年的『通訊』。這一年的一月三十一日，她給小朋友寫了『再寄小讀者。通訊一』。

『四人幫』覆滅後，她懷著一顆愛心，在她最喜歡的兒童讀物『兒童時代』上發表『三寄小讀者』，使她的青春和新時代的春色、純潔向上的孩子交融在一起。

這三個不同時代的作品，終於一九八一年結集出版，取名『三寄小讀者』（少年兒童出版社）。

從『寄小讀者』，到『再寄小讀者』，再到『三寄小讀者』，前後五十多年，這不僅是冰心所走的文學之路，也是她跋涉人生之路。它們的文字，固然同樣清麗可愛，但思想情調卻迥然不同，可以說，三個『寄小讀者』反映了三個時代。一九八〇年，她的『小桔燈』等，榮獲第二次全國少年兒童文藝創作榮譽獎。她同年發表在『北方文學』三月『女作家專號』上的短篇小說『空巢』，獲得一九八〇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。這年四月，她作為中國作家代表團副團長訪問日本歸來之後，由於工作緊張，身心疲勞，夜裡突發腦血栓病，治了很久才好轉。一九八二年起，上海文藝出版社編的『冰心文集』陸續出版。



冰心（左）接受「資深作家敬慰獎」。